

# 跟着漫画家“食在广州”

沈嘉祿

由于天气原因，回上海的航班在跑道边等了两个半小时，在机舱里喝了水、吃了饭，写了首打油诗消遣消遣：“泼天豪雨惊雷炸，冰雹砸坑梨大，骑楼下面笃定坐，狼吞虎咽糯米肠。”对，那几天我正好在广州寻访美食。老婆在微信上嘲笑我，问我一个小兔兔得意的表情——唯有风雨无阻才不辜负“食在广州”的美誉嘛，何况还有小林为我“导吃”。

这个小林，就是在上海也有无数粉丝的漫画家林帝浣。每年冬至前，我就会收到朋友寄来的小林漫画日历。有小林漫画照应庸常岁月的每一分钟，陋室就一年到头洋溢着乐观向上的气氛。当年小林读的是中山医科大学，看同学都做了临床外科医生，在无影灯下一站四五个小时，还撞进了“终生学习”的魔咒，就选择留校，决定做一个“摄影书法最美的段子手，漫画界文笔最好的美食家”。他擅取生活中的一个细节、一个场景、一次灵魂深处纳米级的“慧星撞地球”，以简练而传神的图像呈现在人们眼前。寻常巷陌，世故人情，加上三五行幽默诙谐的文字注解，引发读者心肺震颤的一笑，老火靓汤，胜似鸡汤。

小林要在广州、上海同时举办一个漫画展。活动主办方请李伊平导演来拍一个短片，放在展厅里循环播放。李导的“烟火气”我已经看过两遍，香甜的烟火气，弥漫在岭南的饮食摊点和青山绿水中，实在令人神往，于是就有了我与小林这趟镜头下的边走边吃。

老广说：食在广州，味在西关。那我们就锁定西关吧。小林说：广东人喜爱饮茶，早上见面即以“饮咗茶未”作为问候。饮茶是广州人历史悠久的雷打不动的习惯。饮茶大业，白天鹅宾馆是顶流。年轻人在父母生日那天在白天鹅订一桌，吹吹之间，椿萱并茂，明日一早与茶友在老地方“一盅两件”，要眉飞色舞吹上老半天啦。

总厨谭先生在餐厅迎接我们，端出他家“四大天王”——四色虾饺、叉烧包、榄仁萨其玛、干蒸烧卖。榄仁萨其玛低糖、酥松、蛋香衬着奶香，不费唇舌之功，入口即化，套用一句滥俗的网络用语：这是萨其玛里的爱玛仕。叉烧包上来，小林说：“慢着，包子开花真好看，不可不画。”当即掏出“吃饭家生”，刷刷几笔花开纸上，还写了几行字：“粤点泰斗何世晃大师教导我们：叉烧包要开壳即吃，这是热气腾腾的人生滋味，虾饺要放一放，微温时品尝，犹如无尽回味的往日时光。”转身面呈于C位的国家级烹饪大师何世晃先生，老行尊解颐称

善，写下“已阅”二字，我补了“已吃”二字，小林写下“已逃单”三字，新火老茶，举座笑翻。

九二退龄的何大师从业七十余年，是中国首批烹饪大师，南粤点心泰斗。他赠我一本《何世晃经典粤点技法》，书中毫无保留地详述了一百种粤点的配方和技法，还为每款点心手书一首自己创作的七绝。老英雄，一笔画隶书源自“史晨”，犹显得骨清奇。放眼神州大地，能写会书的烹饪大师，真的凤毛麟角。

广交会进入尾声，茶室里老外特别多，欢声笑语，以茶代酒，凤凰点头有腔调，想必生意谈得风调雨顺。忽忆伟人一句诗：饮茶粤海未能忘。

早茶是与时间的厮磨，你会聊，它就走得慢。许多老广黎明即起，洗漱一下松筋骨，然后踱去茶楼，临窗靠窗老位子坐定，老同学、老同事、老朋友俱来报到，一盅两件，蜻蜓吃尾巴。老板友好，八点之前茶水免费，时间一到，老人退场，互道珍重，明日照旧。又一拨水汽聚拢在天花板上，迟迟不散。

急于上班，上学的朋友就去路边小食店。西关每条街上都有小吃店，肠粉、云吞、艇仔粥、状元及第粥、猪红汤、萝卜牛杂牛腩、牛三星汤、钵仔糕、沙河粉、炒河粉、濠粉、糯米鸡……外省人若要样样吃过，得在羊城西关连画。

老上海的“四大金刚”是素面朝天的大饼油条，而这里的早点无荤不润，无腥不香，站在十字路口放眼望去，找一个胖子居然很难。朋友让我拿“四大金刚”与广州早点比较，我只好不爽。

西华路上有一家荔林食店。单开门面，以猪杂鱼滑闻名遐迩。黎老板是个大胖子，虎背熊腰不倒翁，待人掏心掏肺地热情。“每天凌晨四点到屠宰厂挑选猪心、猪腰、横膈、猪肝、粉肠头，新鲜热辣，呼呼蹄气，回来后赶上七点半开档第一喷！所有食材不用粉料腌制，保证天然本味——食野唔可以厄人。”

在上世纪80年代，荔林在吉祥路开张，后配合旧城改造转去番禺，几年前杀回来，是西华路上的第一家食店。因为生意好，引来同行抱柴添火，成就了一条小吃街。

小林豪情万丈点了两碗河粉，一碗是“招牌第一刀肉”加牛筋牛腩加蚬蚶蟹羹，所谓“第一刀肉”，是从猪的左右肩膀上割取的两块窄窄的“刀肉”，比猪肉更细嫩，又留有少许筋络，拍粉后拿来滚汤，口感嫩滑松脆，肉香雅致。而蟹羹之巨，感得上一块西冷牛

排，那要多少万粒蚬蚶卵才能结成这坨狂野的美味！还有一碗是两只满膏小鱿鱼加四只八爪鱼，上桌前又压了一只刚刚灼好的波士顿龙虾，这铺天盖地的奢华怎消受得了，我得“挖地三尺”才能挑起下面深受压迫的河粉。

不好意思连拂小林美意，其实我就想吃一碗皇牌猪杂河粉。小林看出我的心思，就要一碗猪杂河粉。学医的敢于直视完整的猪脑，作为吃货的我当然也无远弗届，在李导的镜头前，一枚入喉，热泪盈眶，荤豆腐的味道吻合了小时候的念想。

小林照例要画一画龙虾盖河粉的壮阔气势，怎奈店里水泄不通，多有掣肘，只得跑到门外去画街景了（下图）。

中午在沙面侨品品尝了红烧乳鸽、黑椒焗膏蟹、椒盐富贵虾、土猪叉烧和咖喱饭。侨美在广州有好几家店，沙面的这家人气最旺，他们在自己的农场里饲养法国白卡奴乳鸽，以秘制卤水入味，吹皮后在熟油间两次油炸，趁热上桌，一口撕开，鲜汁喷射，腹香透骨。秘制黑叉烧也是一绝，取土猪五花肉，以自酿陈年甜酱油腌制，吊干后再刷几遍秘制糖浆，火烤至熟，通体红亮，肥瘦相间，边缘挂有喷香的焦糖，配以冰啤，做一回活神仙。

十八香椒盐富贵虾上来后，小林眼睛一亮，又取出“吃饭家生”，但落笔之前野蛮地将尺把长的富贵虾拦腰拗断，将中间一条半透明的虾膏展现，我扶起来对着灯光一照，莹润如万年琥珀，软糯适口，鲜香扑鼻。小林说：“侨美人选亚洲餐饮品牌500强，这只虾立了头功！”

泮溪酒家是广州的著名饭店，二十余年前我参加羊城晚报组织的笔会，在这里领受过一顿午餐，花木葳蕤的花园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。此次故地重游，恍然如梦，还欣赏了贵宾室里的名家墨宝，以及保存完好的满洲窗、传统木雕和玻璃刻蚀画，对南粤园林的审美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。

泮溪酒家在广州的地位犹如西郊宾馆之于上海，他的象形点心称雄羊城超过半个世纪，这次上了喜鹊登梅、绿茵白兔饺、黄金小刺猬等，我们只赞叹，不忍下箸。不过泮塘五秀（与苏州素炒水八仙异曲同工）清雅隽永，艇仔粥润喉暖胃，筒子油鸡上来，小林又要画，没等我吃完马蹄糕即告收工，真乃神速矣。小林眯起一只眼笑称：“完整的清造型简单，比较好画，关键是要交代清楚插入腹腔的那段竹筒。”

广州酒家我早有耳闻，这次品鉴了



他家的冬瓜盅、炭烧脆皮有米猪、乌榄蒸鳊鱼、金丝姜茸鸡、桂花扎、烧肉炒芥头等特色菜。上世纪七十年代周恩来总理在上海锦江饭店宴请美国总统尼克松，一只雕刻精美的冬瓜盅叫老外大为惊奇。冬瓜盅里可以放鸡、鸭、火腿、莲子、白果等，但不能带骨，瓜盅口还要插一枝夜来香。上海的饭店已经看不到冬瓜盅了。炭烧脆皮有米猪就是烤乳猪的升级版，将乳猪的骨头剔除，结实实地填入糯米八宝，炭烤四小时大功告成，然后切成半月形薄片上桌，皮脆肉嫩，层次丰富。桂花扎也是我第一次欣赏，猪里脊批大片，腌制后吊起略吹，内贴一层一毫米厚的肥膘，裹咸蛋黄，扎紧成筒，烤制后切片摆碟，与传统名菜野鸡卷画风接近，但风味迥异。乌榄蒸鳊鱼和烧肉炒芥头在搭配上体现了民间智慧，有一种贴心贴肺的老味道。

上下九和第十甫路还保留了历经沧桑的骑楼，大小商铺三百余家，穿行其间，不能不想到上海的金陵东路。斜街小巷，庭院深深，也让我见识了广东民居特有的趟栊门，这是为了应对湿热的气候环境而发明的，兼具防盗功能。时光在移门的推拉中流淌一百年，樟木横杆历经摩挲，浮起包浆。趟栊门外，阿婆在蔷薇花下支起凉棚，叫卖凉茶、钵仔糕和猪脚卷。

小林负责画，老沈负责吃。我们还领略了凌记的濠粉和水菱角、南信的双皮奶和艇仔粥、顺记冰室的榴雪雪糕、广州朋友还排了两个多小时队买来永兴烧鹅。大快朵颐之际我真切体会到“食在广州，味在西关”并非虚言，也感动于好几位第三第四代美食技艺非遗项目传承人，不论学历和颜值有多高，都心无旁骛地把美食当作一门高尚事业来做，对得起自己也对得起慕名而来的知味客。

老天爷给我面子，前两天将厚厚云层兜着，最后一天绷不住了，一声雷响，暴雨倾盆，但小林漫画展还是如期在沙面“英国雪厂”旧址LC美术馆揭幕。哈，我们两人的吃相就在人民大众面前暴露无遗了，好在小林漫画可以“一俊遮百丑”，那我就“脸皮厚厚，肚皮饱饱”啦。

（本文配图均为小林漫画。更多图文请移步“文汇”App和“文汇报”微信公众号。）



# 诗人唐玉虬

徐建融

以“期成大儒”为目标的寄园教育，所培养的人才多为志道弘毅、经时济世的“国士”——其中的典型人物如谢玉岑、程沧波、郑曼青、谢稚柳等之外，我所尤尊重的还有唐玉虬先生。虽然无缘识荆，但与其的公子蜀华教授还算是相识的，因此而获赠了不少关于玉虬先生的资料。

玉虬先生是明代抗倭名将唐顺之的后人。在寄园《春秋》义例的感召下，他一生引此自豪，同时也以此自励。虽然他的家世早已沦于贫困，但他从小就志存高远，发愤力学以经世，庶几无愧先人。除“求道德于经史，求文章于史（记）、汉（书）、八家（韩愈、柳宗元、欧阳修、曾巩、王安石、苏洵、苏轼、苏辙）”（钱名山对唐的评语）之外，更精研医学，矢志从精神、生理两方面双管齐下，拯溺起衰，以救世图强、振兴中华。

1922年直奉战争爆发，导致民生涂炭。时年29岁的玉虬先生慨然北上，先作“万言书”致某将军痛陈利害；又两次上书吴佩孚劝其改组北洋政府以扫除污秽，并坦述投笔从戎的报国壮志。虽不为所用，但颇为时任吴佩孚幕僚长的杨圻所惊奇，乃引为同志；影响至于吴，后来也相与订交。

1934年后任浙江省建设厅文书科员。1937年日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，携眷从浙西辗转经湖南入四川避难，在成都诊所行医。不久，被中央国医馆学术整理委员会聘为名誉委员，并受聘为空军参谋学校、军事学校等国文教官及华西大学国文教授。抗战胜利后还乡，于常州青果巷业医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历任常州市中医公会副主任、南京中医学院图书馆馆长、文献研究室主任、文史教研组组长、医古文教研室教授。

其一生的履历，秉承了“达则周公（吏事），穷则孔子（教育或医疗）”的“士者事也”观，尽力尽心尽责。余事“游于艺”，则尤精于诗。早在青年时代便已为并世诗坛上屈指可数的大手笔之一，钱名山先生曾“欣喜”地评价自己的这位弟子：“古人云：‘乾坤清气得来难。’作者诗才极清，奚啻仙露明珠、松风水月，将来才力充足，必能追配古作者，不第主持江湖风雅而已。”至日寇侵华、抗战军兴期间，“国家不幸诗家幸”，玉虬先生的诗更力振唐音，直接“诗圣”杜甫“诗史”的传统，尤以1931—1945年间的《国声集》和《入蜀稿》为代表，达到了其毕生诗作境界的巅峰，极英雄气的慷慨激烈、豪情万丈！

“国声”者，蛮夷猾夏，“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，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”是也！“入蜀”者，乱贼猖狂，诗圣“长使英雄泪满襟”（《蜀相》）“司徒急为破蜀燕”（《恨别》）的“诗史”是也！要在尊华夏、攘夷狄、达民隐、吁民痛、激扬士气、伸张国威，所以能都勃精湛、涵泳万有，为20世纪的旧体诗词创作中所罕见。所以，1942年全国高等教育学术奖励，各学科中的获奖者有冯友兰、王力、曹甫、费孝通、华罗庚、周培源、苏步青等名声显赫的专家学者，玉虬先生作为唯一的一名“布衣”竟以“国声”“入蜀”两部诗集获得文学奖！

试观其诗史：余生早慕为才士，如司马迁、韩愈、李白、杜甫；慕为良医，如华佗、张机；慕为大将，如韩信、卫青、霍去病、李靖、郭子仪，鞭撻夷狄，再造华夏。尝谓一世不能当，当分数世为之。（《咏大诗人梦中作小序》）嗚呼！仆虽未克执干戈上战场，以与寇敌周旋，要当垂垂垂英雄之盛烈于无穷，以尽食毛践土之义。（《国声集自序三》）嗚呼！孰谓诗歌之无关于民气之盈缩、国运之隆污也哉！盖方其盛也，由于一二人能以文任自责，真力充满，振而不已，唱而愈高；既而天下从之，民气国运，一时与之并臻其盛，而苍生阴受其福；及其衰也，文坛无霸者之雄，斯道绝先知之觉，一任其细地细解，颓败崩散，至于不可拯救。（《大中华复兴第一集自序》）

杨圻为《国声集》作序则云：嗚呼！此其浩劫（日寇侵华），诚有史之大乱也矣。士生不幸，遭此凶凶，文章之士，流离飘零，怵于目而痛于心，盖有骨节九塞，俯仰今昔，而悲歌长啸，一舒其愤激忧伤之气，冀抒之天下后世者，当亦夥矣！当亦夥矣！虽然，其人何人哉？必也才高而学富，质美而词赡，有忠爱之思，雄奇之笔，乃能状黎元流离之苦，战士浴血破敌之精忠奇节。盖三年于兹，以我所见而得一人焉……唐子盖诗人，而此集则诗史也耳。嗟夫！辛亥以后，天下诗人落落数子耳，今复求学力气骨，如唐子之致远任巨，大力磅礴，弥纶国变，实未敢多许。今得唐子继起，斯道不寂寞矣。

两部诗集凡800多首，以古体尤其是长篇歌行、五律、七律、排律的形式为主，且多有组诗。对抗战时期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，包括国土的沦失、倭寇的残暴、汉奸的卖国、败将的怯懦、苍生的苦难、英雄的壮烈、胜利的欢欣……种种艰苦卓绝，或歌或泣、或斥或赞，规模恢宏，气势磅礴，正气交响，构成一部自始至终、首尾连贯的爱国主义的抗战诗史！“三军齐唱满江红，壮声浩气凌高空”“万死不堪无此战，五洲今识有中华”……读诗集，如置身于枪林弹雨、炮火震天、硝烟遍地之间，“豪杰之士，可以闻声而起矣”（《国声集自序》）。这不是诗，这是数千年来磨不灭的英雄气！

家国一体，而以“齐家”为“治国”之“海枯石烂，此情不渝”——这个情，不只是现代意义上你依我依的相悦之情，更是儒学意义上齐家有责任的伦之情。而婚姻，既可能是相悦之情的“坟墓”，更是人伦之情永远而坚不可摧的堡垒，因此而有了中国所独有的悼亡诗传统。

而在中国的悼亡诗史上，一往而深，绵绵无尽，窃以为当推吴湖帆的《绿遍池塘草》、谢玉岑的《孤鸾词》和唐玉虬的《怀珊集》为“前不见古人，后不见来者，念天地之悠悠，独怆然而涕下”的三大绝唱。进而，以百炼英雄气壮如彼，转一腔儿女情深如此，又当推玉虬先生为独一无二！至于悼亡的重心，不在伤逝的哀痛，而在回忆夫妇相濡以沫、同甘共苦的生活，更为传统的悼亡诗开辟了一个“不亡”的新天地。

值此玉虬先生诞辰130周年，为响应杨圻先生“舒其愤激忧伤之气，冀抒之天下后世者”和俞伯平先生“为后之明达所钦迟矜式”的呼吁，特撰此文，庶几玉虬先生的英雄气、儿女情，能对今天年轻人家国情怀的涵养有所启迪。

本。“齐家”，则以“孝弟为仁之本”，尤以“夫妇为礼之本”。

玉虬先生于1912年19岁时娶许曼华，1923年许氏因病去世，遗二女（淑卿、淑仪）。翌年，老师钱名山执柯为他续配钱珊若，系钱山先生的侄女。一生未育，但视二女如己出。嗣子蜀华，为玉虬先生从弟的幼子，以体弱多病且家贫不堪抚养，被送至张姓；玉虬先生得知后赶快赎回，濒危之躯，全赖珊若夫人千辛万苦的护理调养，得以长大成人并成才。

珊若夫人出身名门，不仅知书达理，而且能诗擅画，从她的陪嫁《史记》《汉书》《后汉书》《唐书》中，足可以看出她的修养绝不同于普通的家庭妇女。但嫁到唐家之后，她几乎完全牺牲了自己的才情，一心相夫教子，操持家务，不憚辛劳。尤其陪伴玉虬先生跋山涉水、间关万里地奔波，流离成都，米珠薪桂时艰苦持家，简直就是挣扎在人间地狱！她始终毫无怨言地“成妇礼，明妇顺”，所谓“妇顺备而后内和理，内和理而后家可长久也”。不料，苦尽甘来没几年，1955年，夫人突患中风（蜀华先生以现代医学的眼光认为是“急性脑血管意外”症）而去世！玉虬先生悲恸哀悼，情不能已。二十余年间，竟连续不断地撰写悼亡的诗文，辑为《怀珊集》，不想与夫人结婚三十年来种种甘苦尤其是苦中作乐的经历和感慨，庶几“珊若不啻在前在后，如在左右，三十年间之其若；生动纸上。夫向来悼亡之诗，悼其亡也；余此诗作，珊若为不亡矣”（《怀珊集自序》）。

这些悼亡诗中，1957年《金陵新咏怀珊若作》十八首尤为动人。这年金玉虬先生任职江苏省中医学校，从此定居南京。流连风景，辄忆及乙丑、丙寅、丙戌岁与夫人三次游历金陵，赋诗遣怀，得“春去岁归愁更厚，人亡人痛续无能”“我有解人携不得，可怜黄土掩清容”“思君长望崑崙道，怎使征衫泪得收”“难起夜台人共赏，尽教泪湿玉玲珑”“祝君默祷群芳国，长统花旛护玉栏”“永思提笔人何处，那禁伤心泪满裳”“日月有光犹照我，江山随地总思君”诸句，天长地久，此情无绝！

在作悼亡诗的同时，他还向海内外文坛诗国、书林画苑的名流广征诗文书画，其中有15位硕果仅存的逊清翰林如钱崇威、陈云诒、孙智敏、陈叔通、商衍鎏、商衍灏、高振骅、张元济等，此外还有冒鹤亭、熊十力、俞平伯、叶恭绰、谢无量、吴宓、朱大可、马一浮、汪辟疆、陈寅恪、王遽常、夏承焘、丰子恺、唐圭璋等，达上百位名士，或以诗，或以文，或以画，于玉虬先生的悼亡作积极的响应而于珊若夫人的妇德作高度的评价。如俞平伯的文章中说：

尝谓妇之美，非谏不显。际兹创新宏运，女子之有士行者，辄能以事功表暴于时，不待假托于词翰，岂前修之旨耶，抑今昔之情有殊耶？……然修之有感焉，神州妇学，自昔薪传数千载，实为华夏民族所托命。迹其茹荼啜雪之艰贞，补屋牵萝之憔悴，虽若毗于柔嘉，亦足以兴顽立懦，发人慨于百世之下。今固运途迁流，有异畴，然移其笃于伦纪之庸行为兼善民生之大业，直指顾之间耳。吾知钱夫人之德，将借唐先生之弘文，而为后之明达所钦迟矜式也。

作为忠孝所“托命”的传统夫妇礼义，“海枯石烂，此情不渝”——这个情，不只是现代意义上你依我依的相悦之情，更是儒学意义上齐家有责任的伦之情。而婚姻，既可能是相悦之情的“坟墓”，更是人伦之情永远而坚不可摧的堡垒，因此而有了中国所独有的悼亡诗传统。

而在中国的悼亡诗史上，一往而深，绵绵无尽，窃以为当推吴湖帆的《绿遍池塘草》、谢玉岑的《孤鸾词》和唐玉虬的《怀珊集》为“前不见古人，后不见来者，念天地之悠悠，独怆然而涕下”的三大绝唱。进而，以百炼英雄气壮如彼，转一腔儿女情深如此，又当推玉虬先生为独一无二！至于悼亡的重心，不在伤逝的哀痛，而在回忆夫妇相濡以沫、同甘共苦的生活，更为传统的悼亡诗开辟了一个“不亡”的新天地。

值此玉虬先生诞辰130周年，为响应杨圻先生“舒其愤激忧伤之气，冀抒之天下后世者”和俞伯平先生“为后之明达所钦迟矜式”的呼吁，特撰此文，庶几玉虬先生的英雄气、儿女情，能对今天年轻人家国情怀的涵养有所启迪。



成日闲着，就把《黄帝内经》读起来，不由得后悔迟了。

平生看人，相好的就生欢喜，相丑的就生嫌厌。《内经》不是这样，医家眼中全是病与不病。

譬如说肤色，我以前到过东海小岛，总觉得那里的人天性固然淳朴厚道，皮肤未免太黑了点。《内经》怎么说呢？“海滨傍水，其民食鱼而嗜咸，皆安其处，美其食。鱼者使人热中，盐者胜血。故其民皆黑色疏理，其病皆为痲痹。”原来皮肤黑是鱼和盐吃多了，伤了血，而且容易长痲痹。

又譬如说五官，我中学的时候，一个同学鼻根平塌，至今留下不好的印象。《内经》却说“下极者心也”，两眉之间联系心脏。

再譬如说指甲，光洁红润的我看着就悦目，而《内经》说“爪薄色红者胆薄”。

至于身材，那高大英武的，我就赞

慕，那矮小佝偻的，我就轻视。《内经》怎么说？“肥人瘦人刺针得有差别。”“年质壮大，血气充盈，肤革坚固，因加以邪，刺之者，深而留之，此肥人也。”“瘦人者，皮薄色少，肉廉廉然，薄唇轻言，其血清气滑，易脱于气，易损于血，刺此者，浅而疾之。”

我对声音也是这样，悦耳就爱听，不悦耳就厌恶。《内经》却由声音揣测内脏的状况。“五音不彰，五色不明，五脏波荡，若是则内外相衰，若鼓之应

桴，响之应声，影之似形。故远者司外揣内，近者司内揣外。”

我还在品行上挑剔别人家，埋怨别人不守信誉，说了话不算数。而《内经》说：“肾大怒则止则伤志，志伤则喜忘前言。”“血并于下，气并于上，乱而喜忘。”我责怪别人胆小，或者爱发怒，爱忧愁，或者爱假笑，爱叹息。《内经》说：“肝气虚则恐，实则怒。”“血有余则怒，不足则恐。”“心气虚则悲，实则喜。”“神有余则笑不休，神不足

则悲。”“胆病者，善太息。”……“衣被不敛，言语善恶不避亲疏者”，我就不高兴，殊不知“此神明之乱也”。我对人家生起种种不满的时候，何曾想到人家可能正在病患当中！

接人待物，贵贱贫富，我难免有分别。《内经》也有，但医家的分别不是接待的分别，而是对治的分别。“诊有三常，必问贵贱。封君败伤，及欲侯王，故贵脱势，虽中邪，精神内伤，身必败亡。始富后贫，虽不伤骨，皮焦筋屈，痿痹为挛。医不能严，不能动神，外为柔弱，乱至失常，病不能移，则医事不行。”真乃“贵贱贫富，各异品理”。

## 内经为镜

小河丁丁

我只在意自己的感受，很少替别人着想。而医家不论面对美丑妍媸贫富贵贱，想到的都是怎么帮助别人。

以铜为镜可正衣冠，以古为镜可见兴替，以人为镜可知得失。以《内经》为镜，则可照见内心。



「文汇报」  
微信公众账号